

现代侦破推理小说

黑手 伸出高墙

王春来◎著

③

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以往对犯罪的认识上，那么，或许在某一天会发现我们都成了黑社会势力统治下的“臣民”。

大众文艺出版社

现代侦破推理小说

黑手伸出高墙

王春来 著

(三)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三、黑 水

几天后崔副市长给倪副科长打了一个电话，要求支持经济建设。

在一座建筑物内，有一处被人遗忘的房间，在那个被人忽略的地方，梅建蓬带着白志强、沈汉文、杨艳、沈汉文以谈公司业务为名来到这里。

这次谈业务是梅建蓬要求召开的，虞老二也有事正发愁没法见梅建蓬，接见一次不容易，上次在鸳鸯楼被何副政委训斥一顿，没法再在鸳鸯楼见面了，管理太严了，虞老二急呀，急得手指头把大腿上的肉挖了一个血窟窿，血汩汩地流，虞老二看着血沿着大腿转了半个圈，一滴一滴落在地上。

虞老二着急，原因是得到消息，田野可能到过月亮湾，这是个恐怖的消息。田南剑的儿子田野恰恰被安排在分监区担任一把手，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这个人比他父亲嗅觉还灵，更可怕的是他现在表面上对其父亲的死不管不问，可从他的眼睛里能看出来，这个小子胸膛里聚集着强烈的复仇火焰。

不过，此时他手咬指头是考虑另一个让他烦心的事：对付贺勋的行动进展还太慢，贺勋有警觉不上钩，“门户”看

得紧，可以查他过去的事，抓住他过去的把柄，他当了这么多年官，那么多人给他送红包他没要过一次？听说贺勋要到外地去学习一段时间，他一走，整个人事干部调整都会停下，如果等他躲起来，奶奶的谁的事也不好办。在狱内准备让李援朝写信劝劝他，让贺勋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过李援朝还没有“降服”，他吃苦还不多，让他再吃点苦头就知道我虞老二的“招术”不是吃素的。

虞老二从嘴巴里抽出小指，小指被咬得变了形，几个深深的牙印，苍白得没一点血丝，他警觉地看了门窗一眼，外面的天阴沉沉的，倪副科长的背影在窗外晃来晃去，寸步不离，显得焦急不安，虞老二心说，他不放心哪！回眸扫视几个人，伸出食指，往自己的鼻子尖头轻轻点了两下，几个人的脑袋一下子聚拢在他的脑袋前，虞老二黑着脸说：“奶奶的组织部副部长方依群完蛋了，有关部门已认定是心脏衰竭引起的正常死亡，可芦宗敏这小子怀疑是谋杀，特别怀疑是袁平从中做了手脚。这个人经常到我们集团公司各单位转悠。”说着指鼻子的手变成拳头划了一个圈，吓得几个脑袋往后一缩。

梅建蓬长着个三角脑袋，瘦高的个子，他穿一身白色西装，据说这套西装是在法国花了八千美金订做的，梅建蓬测量过身体回来后对法国服装师大加赞赏，有人不服，说国外名家定做服装无非是利用电脑制作得更精密，工艺更考究，

并无特殊之处。梅建蓬当时一听就不愿意了，说，你这是乡巴佬见识，我问你中国服装师做西服有测量男人“家伙”的吗？没有吧！人家法国服装师就测量，我当时新鲜，不高兴地问你们法国西服是不是也配兜蛋布，就像日本鬼子戴的兜蛋布一样，我活了几十岁也没见过嘴上那“玩艺”，更没戴过那“玩艺”，随它摇摆很得劲，现在配个这兜兜就像牲口戴个笼头，牲口没法吃东西，我可没法尿尿呀！

法国服装师是个男的，听不懂中国话，他身边那个女助手能听懂，笑得前仰后合，还说我幽默得可爱要吻我……半天才给服装师翻译过去，服装师听后认真地给我介绍说，法国西服是全世界最合体的，量生殖器并不是为了做蛋兜，而是看你的生殖器大小，位置偏向，装进哪条裤腿里合适，计算后就把你的那条适合装生殖器的裤腿加粗，让你穿上我们的西服没有任何不适感。我当时想洋人就他妈的尊重“人权”，连“二长柜”也提供庇护。有时我看着咱们这里的裤子也想，男人的裤裆子那么小，男人的“家伙”又那么大，服装设计师大妈的真蠢！愣不给留地方，往哪放？太不尊重“人权”了。穿上裤子，有时感觉给“家伙”挤压得太可怜了，习惯了也就没啥不适的感觉了。

可人家洋鬼子就想到这层了，你说外国西服和中国西服算不算一个档次？

梅建蓬吹嘘自己的西服后赢得了一片赞叹声，可同时给

他也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后遗症，不少来见梅建蓬的人不是先看他的脸，而是先看他的法国人设计的新奇裤裆，看法国人把他的“二长柜”到底装在那条裤腿里了，更让梅建蓬气恼的是手下俩弟兄拿了五千块找到梅建蓬打赌，一个说梅建蓬的“家伙”在左边，一个说肯定在右边，气得梅建蓬当即把裤子脱了。今天梅建蓬穿着他这套光彩照人的自西服，的确使人眼前一亮，可气得是这间屋子显然常年没有人进来过，四壁空空，地上的灰很厚。梅建蓬后悔不该穿这么漂亮的名牌西服来这鬼地方，糟蹋了。虞老二和大家都不嫌脏坐在地上，几个人抬眼愣愣地看着他，梅建蓬无奈，狠狠地想，就让“法国佬”和中国西原的黄尘土亲密一回吧，一屁股坐在地上。

梅建蓬说话喜欢顺着虞老二的思路讲，此时他专注地听完虞老二的话马上接着说：“对，就他妈的这小子，年初他抓住红玫瑰卖淫嫖娼、保安打人一事不放，给钱也不要，真是找死。还听说芦宗敏化妆成嫖客进了红玫瑰，小红正在一个包厢里让十几个小姐看性技巧光盘，进行性挑逗训练，小红边看边教小姐们。前台服务生过来说有客人，小红让服务生把客人引到她们观摩的包厢里。芦宗敏进包厢后，小红不认识他，把他当成嫖客说：‘大哥，你一晚上能打几‘炮’，这里的小姐你随便打‘炮’，钱可以少付，不过我们有个条件，你就在这里打‘炮’，让我们的小姐们看。’说完就上来

要扒芦宗敏的裤子，吓得芦宗敏掏出手枪大叫：“我是警察，都跟我走！”小红嘲笑说：“我还以为你掏出来的是肉家伙，原来是铁家伙！”……”说着梅建蓬看着自己的裤子大笑起来。

白志强不满地看了梅建蓬白西装一眼，忙插言为自己圆场道：“二哥，这件事怪我警惕性不高，小红已经调到月亮湾当经理了，当初是梅总和袁老兄坚持叫小红当经理。”

虞老二像没有听见他们说话，眼睛愣愣地盯着墙角一个大蜘蛛网，网的中央破了几个洞，像是被什么飞虫冲破了网，蜘蛛网边缘没有破洞的地方，几个飞虫的尸体依然粘在网上，已经风干了。

虞老二手握成拳头向大腿上狠命一砸，冷冷地说：“奶奶的，我听说酒店保安赶来撵走了芦宗敏这小子，芦宗敏想查封酒店，被我们‘跑’了两天‘摆平’了，他又开始查我们的事……真是找死，对这个‘灾星’要马上采取行动。”

袁平是个干瘦的小个子，右边脸小左边脸大，五官不对称，看他的脸让人想起“荒凉”两字，他穿一身到处是皱褶的灰色西装，给人“城市郊区”的感觉，但这个人在市委工作，便给人罩上了一层正派”的面纱，其实这家伙满肚子坏水，还到处冒气。袁平对虞老二也是死心踏地。

应该承认，袁平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也善于动脑筋，他考虑这中间的原因，很快找到了答案：他想西原这块土地人

杰地灵，是出奇才怪才的地方，世上的许多事都很难办，但任何事不都是人办成的吗？有了奇才怪才，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呢？

袁平从自己的历史观看开去，西原这块土地也真叫“邪”！

有句话叫“得中原者得天下”！而西原又是中原的心脏，有史以来不论多么强悍的民族打进西原就寿终正寝了，被西原不知不觉地融化，或者同化掉了，甚至不留一点痕迹，就像地球上的那块飞机轮船到那便失踪的神秘百慕大三角一样难以想象。西原或许更“阴”，而占据西原的人历来总会得天下，统治全国，只有时间的早晚问题。

西原这块地已经二百年没有出奇人了，虞老二也许正是这块土地上新生的怪才。

让袁平大惊失色的是虞老二的那句话——要得西原。他不过是一介囚犯，竟然出口惊人，这是凭空想出来的吗？只要虞老二没有神经病，这里面就有虞老二的道理，而现实那么多人对他趋之若鹜，岂不足以证明他虞老二已赢得天时、地利、人和了吗？这块土地该出个人了，先人不是说有了天时地利人和就能得天下吗？！

袁平因此有了跟随虞老二打天下的豪情壮志。并嘲笑那些到南方打天下的人盲动——西原才是打天下的宝地哪！

此时他又有了歪点子：“先生们，女士们，我赞成二哥

的意见，我早想过这个问题……”忽然门“咣当当”一阵响，袁平吓得一哆嗦，忙鬼头鬼脑地往门上看，又一阵响动，随响声进来一股冷风，窗外寒风呜呜，飘起了雪花。

袁平冷得一缩脑袋说：“今年风雪他妈的真多，过几天就要下一次。”

梅建蓬撇撇嘴冲袁平说：“袁秀才兄，哪来那么多屁话，抓紧时间说事吧！”

袁平不服地还给梅建蓬一双小眼珠。便移目虞老二半眯着目，说：“对芦宗敏这小子可以用‘泼脏’的办法较妥当，找几个兄弟搞一些大烟或其它毒品放在他车上，然后向公安督察队告发他，比较合乎逻辑，还简单易行。警察抽大烟能引起新闻媒体关注，我们再到报社‘跑跑’，让他曝曝光，嘿嘿，他就有口也辩不清，这一下能让芦宗敏两年翻不过身。”

虞老二胖手伸成个巴掌，露出了笑脸：“好好！奶奶的，这事由沈汉文办。对芦宗敏的行动如果失败，补救的办法是让白志强雇‘东北虎’，或澳门那些弟兄把他弄走干掉，现在可以让白志强提早联系。”

沈汉文尽管是火葬场的司机，但属于地地道道社会上的无赖，可以算在那种文盲、法盲加流氓群中。他听虞老二把整芦宗敏的事交给他办并不怕，可安排他用计陷害芦宗敏，心里有些慌乱，他喜欢明火执杖地打人吓唬人，善长捅黑

刀、砸黑砖、打黑棍，最不会用心计整人，虞老二告诫过他好多次，该变了，他总觉得别扭。此时他明白虞老二想考验他，神情有些发愁地说：“我不认识芦宗敏呀！还要搞毒品……”

梅建蓬平日也看不起沈汉文，认为他是比自己还低一个档次的人，平日里脑袋空空如也，连个馊主意也没有，只会打打杀杀，平时只把他当个打手用，背后叫他“黄世仁”的狗腿子，“没人治”。凡得罪人惹事的事，比如“修理人”“教训人”“指点人”的事都安排他干，沈汉文总是不负重望，把人整得哭爹喊娘，沈汉文的名字在西原成为黑恶的化身，顶着风也能臭八里地，以至于李援朝在台上时曾说西原市有一伙以沈汉文为首的流氓恶势力。

此时梅建蓬用讥笑的口气说：“你别装文人那股酸相了，你的事他妈的最好办，咱这里早准备有各种毒品，法律规定携带五十克以上毒品就算大案，我给你三百克足够了，你再联系老孙，让他协助你，大功告成给你奖励五万，‘逮’俩小姐好好泡泡。”

沈汉文听梅建蓬愿意一下子给五万块，马上露出谄笑说：“办这件事咋不再给个小轿车和两个手机？”

梅建蓬讥笑道：“你这个沈老弟真会得寸进尺。好了，这点钱不用二哥开口了，我在公司给你批二十万买辆桑塔纳去球了！”

沈汉文并不痴，心里高兴但不能露出来，装出嫌少的神情，又似乎不好说什么，只好点头称中。

袁平看沈汉文捞到好处，顿时眼红，马上说：“各位，各位是不是考虑一下，这个，这个……我的差事最重，要甩开芦宗敏的追查，还要买新药对付贺勋……”

梅建蓬皱起眉头没好气地冲袁平说：“袁老兄你别叫苦。你说的药品，早给你说过已经不用去外地买了，咱的科技研究所早他妈的鸟枪换炮了，药品应有尽有还不收钱，而且刚研究出了一些更有效、更新的性药、麻醉药。你对药的特性有啥不懂，可以到所里去问一问，保证找到对付贺勋的最有效的药。”梅建蓬忽然停顿一下，别有意味地瞅着袁平嘿嘿笑道说：“药，你随便拿。别的事你也别讲了。咱也照沈汉文的价码给你钱去球了。”

袁平还是不满，瞪起眼睛挽起袖口大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势，冲梅建蓬用教训的口气振振有词，摆起了理由说：“那不一样，芦宗敏是区级刑警队长，顶头不过是副科级，可贺勋是副书记，老资格的地厅级干部，对他的行动要更慎重，过程更复杂，中间的问题更多，我还想伺机把组织部长韩现峰也控制住，二哥肯定高兴。”说着扭头转向虞老二那张长满胡子的胖脸。

梅建蓬不等虞老二开口马上作主说：“好好，给你加十万去球了！袁老兄不亏是知识分子……”梅建蓬又冲袁平意

味深长地笑着讽刺说：“你袁老兄还曾建议我说，关于经费支出要我考虑今后立个规矩，使经费管理科学化。都像你袁兄这样要钱，咋他妈的科学化。”

虞老二媚开眼笑道：“梅总真正成为大管家了，我相信你会是个好管家，不过梅总小气了点。韩现峰的女儿要到美国上学，你让老袁拿十万块咋拿出手，我看就从事业经费中再出五万美金，顺便把孙伟光的治安科长也提升到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上，这样便于解决警察内部一些‘小鬼’对我们的纠缠，也能看住其他人，许多案子也能擦挣‘屁股’，白志强的酒店今后也不会再受骚扰。”

杨艳腰杆已挺直，既然有了“名分”就要参与“民主”决策。于是说：“我们鑫虞集团，每年都要与派出所和分局通融关系，不如把这个分局局长也换上咱的人，不是就没有那么多事了？”

袁平此时被额外到手的五万美金刺激得精神亢奋，忍不住插言道：“杨副总裁，这事好办，西南区分局局长私放人犯的把柄在我们的本子里，而且经常有人告他受贿，检察院也依据控告信去他家搜查过，可他很狡猾，一屋子破烂，谁也奈何不了他。我们只要拿出‘证据’，再向市委参他一本，最起码能让他挪挪窝。”

杨艳媚眼抛给袁平，拍着手高兴地说：“那我就先谢谢你这位未来的副市长，白总也会在会上鼎力为你美言拉票，

让你顺利当选。”

虞老二此时忽然表情凝重，情绪低沉道：“我希望大家每办一件事，都要计划得周密再周密，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再多一点，绝不能重蹈过去的覆辙。我不能不啰嗦一句，上面来的田野，我总觉得他是冲我来的，我宁愿把他的到来当成一个危险的信号。”

梅建蓬闻言挺起胸说：“二哥别忘了，检察院的董保安在我们手里，检察院能查监狱的官。监狱里还有倪副科长、刘监区长，这俩人不敢不听我们的，他们都是管田野的人。还有生产经营科那些只认经济效益的人，一个小小的分监区长翻不了天。”

袁平面露得意说：“二哥，这件事该我露脸，我五年前就认识这个田野，你知道他和李援朝是啥关系？”袁平卖关子似的停了一会：“他与李援朝的女儿，过去谈过恋爱，因为李援朝两口子不同意，田野生气才跑到外地，现在又回来了。这个人属于正人君子，很有责任心，的确不好对付，他很有头脑，如果对付他，用拉他入伙的办法不中，唯一的办法就是……”

虞老二很感兴趣地问：“快说啥办法。”

袁平似乎信心也不太足说：“这办法也明摆着，他那么远跑来，不管有没有其它背景，最起码他想见李心知，李心知又正在难处，俩人一见岂不悲喜交加，趁这时逮他个男女

关系，治他‘嫖娼’，他不就臭了吗？”

虞老二听后默然说：“不好，这样整不透他！我看眼前先把他的羽翼芦宗敏这个‘小鬼’折断，下一步再全力整翻田野。姓田的是我头上悬挂着的一柄剑啊！好了，今天就这样吧。”几个人知道虞老二与梅建蓬还有事，便站起身，拍拍屁股知趣地走了。

梅建蓬把杨艳刚才屁股下坐的报纸向虞老二近前挪了挪，附在虞老二耳边嘀咕半天。原来鑫虞集团公司信息情报部有个“铁杆”给梅建蓬汇报了一个重要消息说，现在有人为李援朝喊冤，说要重新调查李援朝的案子，还说李援朝的案子是有人捣鬼，是诬陷……甚至还传说是虞老二搞的鬼，现在风声越来越紧。为首的人是市委副书记贺勋，还有齐永长，还有那个市委组织部韩现锋，听说还有一些李援朝的老战友，对李援朝的案子大叫怀疑……

虞老二摸着络腮胡子道：“我分析这种传言有可能是贺勋的‘以攻为守’的一步棋，狱内也有传言。”

梅建蓬很佩服虞老二的胆识，经他这么说，急得他抓耳挠腮的问道：“兄弟不懂，二哥讲讲是啥‘棋’？”

虞老二心里看不起梅建蓬，不会猜人的想法。虞老二告诉梅建蓬，假如我是贺勋，是市委副书记，面对西原市这种局面，咋办呢？第一个感觉是心情不好。其次，市委第一把手出了问题，好像突然失去了主心骨，想干事也没心情。别

人也一样，不敢自己拍板定事，即便定什么事，也想尽量避开腐败嫌疑。正是那个理‘未敢翻身已碰头’呀！可社会上对腐败的议论太多，特别是社会上针对他的传言使他气不打一处来，他明明感觉到李援朝的案子有问题并与鑫虞集团公司有关，但没有证据，没法否定司法机关的结论，对老百姓的议论也无法通过新闻媒体澄清。

虞老二微微笑着，声音平和地说：“此时此刻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虚张声势，在舆论上以攻为守。具体就是继续表态要整查鑫虞集团公司，达到三个目的，第一证明自己没出问题；第二表明过去自己支持办的事是正确的，查封鑫虞集团公司就是一例；第三是敲山震虎，想让我们收敛点。他只能干这些事了！”

梅建蓬从心里赞成虞老二的分析，更佩服虞老二的心计。但他肚子里也有小九九，对虞老二的话也有自己的想法：我和你虞老二此时的位置不同。你虞老二是在“保险柜”里，而我是在风头浪尖上，假如贺勋真动手反击首当其冲就是我梅建蓬，而不会是你虞老二，不管你虞老二咋说，我都要谨慎行事！心里这么想着，可嘴上他却附和着道：“二哥，他妈的贺勋这块绊脚石搬倒后，袁哥就能当上副市长，市级干部就有了我们的弟兄，加上崔副市长，许多事就好办了。可‘171计划’其它方面进展还是不快，他妈的上套的官员还不够，这些当官的一个比一个贼精，你拨的五千

万也只花了个小半数，弟兄们也只买了几个副局长、副县长、副处长、科长，尽他妈的是副的，都是‘阳萎’官，硬不起来……没有持久战精神不中。我可以要求弟兄们削尖脑袋，卧薪‘藏’胆，平时要学得规矩点，比他妈的先进更先进，比劳模更劳模，就能让他们都麻痹，问题是要熬日子啊！”

虞老二两眼露出凶狠的光芒：“啥事都不容易哪！”虞老二忽然大手一挥厉声地说：“不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过我赞成你的自律要求，我们是在同政府较量，不要让人抓住我们的辫子，一定要改掉流氓无赖的习惯，这样的人如果登不上大雅之堂，就难以融入官场之中。”

虞老二站起身，屁股上粘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凝神窗外高墙电网，电网上有几只麻雀焦躁不安地上蹿下跳，吱喳喳地叫了一会又飞向远方。虞老二的目光随着小鸟飞向高远的地方。

四、警察“贩毒”

虞老二出了一趟监狱大门——他母亲去世了。

那天，雪还没有化完。

监狱厚重的银色大门被徐徐地拉开，刘监区长带着虞老二走出监狱大门。虞老二戴着黑纱，那光光的脑袋和灰白相

间的囚服在监狱外白皑皑的雪中显得很滑稽。

虞老二母亲病故，在崔副市长的关照下，被倪副科长批准特许探亲。

监狱办公大楼前停着三辆高级轿车，轿车旁站着梅建蓬、白志强、袁平、董保安等人。

刘奇监区长和虞老二还未走到跟前，杨艳从一辆白色奔驰 S600 车内款款而下，她穿一身红西装，妆扮得宛如新娘，来到近前一股香气扑鼻而来，她扭着动人的身段，风情万种迎上虞老二。刘奇似乎被香气刺激得愣在那里。

有意思的是虞老二并不像杨艳那样热情，只是礼节性地对她轻握一下手，公事公办似地说：“谢谢杨副总理来接我。”未等杨艳反应过来说句应酬话，虞老二肥胖的身子便慌忙移向倪副科长，按《罪犯改造行为规范》要求，离倪副科长三米外立正：“报告倪副科长，新年好！罪犯虞老二感谢政府对罪犯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倪副科长有啥指示？”

此场面让接虞老二的一帮人感到有种说不出的滑稽可笑。杨艳白眼一翻心说，活该！年都快过去了还用新年好瞎套近乎。白志强没有坐过牢，平时在黑道上听到的虞老二就是“及时雨宋江”，是一代英雄豪杰，是没人敢说他个不字的老大，今天看到“大英雄”的如此举止觉得新鲜，实在反差太大，他憋不住“噗哧”笑出声来，又急忙刹住，回头看大家没注意他才放下心来。